



可安

方紀著

長江行

长 江 行

方 紀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797 字数121,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frac{15}{16}$ 插页2

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市) 0.60元

目 次

長江行·····	1
枇杷山公園夜景·····	18
石林風雨·····	22
笛音和歌聲·····	33
歡樂的“火把節”·····	58
到金沙江去·····	75
奴隸·····	147
奇遇·····	161
關心人·····	182
三峽之秋·····	197
後記·····	219

長江行

一 朝入三峽

晨四時半，船由宜昌啓碇了。等我醒來，已過五時；於是臉也來不及洗，就跑上駕駛台去。

不知道是由於對三峽的各種想像，還是這一時的黎明景色所致，一登上駕駛台，立刻覺得風光迥異；昨晚船過洞庭時那種“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的壯闊景象，竟絲毫不留一點痕迹。眼前只是：羣山如屏，峭壁遮天，峽風挾着江水，迎面涌來……一時不知風生何處，水自何來！是水流而風生呢，還是風動而水涌？只覺得眼前是絕壁障眼，耳邊是水吼風號；船行峽中，几疑是身置海底。

但這還只是最初一剎那的感覺。稍過之後，又情景大異，只覺船身顫動，如汽車爬坡般，緩緩而行。風好像停了，不是吹，而是喘息；水也好像靜止，不是流，而是滾動。抬眼遠望，晨曦正從接天高峯的頂上，透入峽中。接着，曙光照耀，天空明淨，恰像一匹青色素錦，映照江面。這時，

又觉水平如鏡，風过如流；船行峡中，又像是蕩舟湖上。

初入三峡的这种感觉变幻，起初我原以为只是自己的想像所致。后来記起苏轼的“初过瞿塘”，竟也有类似的描写：

入峡初無路，連山忽似龕；
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潭淵；
風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

这些描写，對於三峡的山水，确是十分真实的。像“縈紆”、“蹙縮”、“呼吸”、“吐含”之类的冷僻而切当的字眼，不到三峡，是想像不出来的。

这时，船長走进駕駛台来，望望天空說：

“天亮得好快呀！”

果然，轉过迎面一座插天屏風似的峭壁，霞光透过飄浮在半山的薄霧，投进一团玫瑰色的光輝。

我問船長：“南津关到了嗎？”

“过来了。”

他回答，說得很平淡。但我听起来，那失望，不啻一下跌到江里！赶紧走上甲板，回头了望，却只見一片迷蒙，兩岸峭壁，遮断了江水和天空。

南津关，这正是我想要看一看的地方！这个現在还不大为人注意的地理名詞，也許有一天会震惊世界，成为控制長江洪水的总樞紐，照亮大半个中国的發電基

地。……这时，我望着峡中的水，奔騰浩蕩，迎面而来，冲击着船只，向身后的南津关流去。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了杜甫的“众水会涪万，瞿塘爭一門”来，詩写得何等生动，有气魄，但在千年之后，这里却將是“三峡成大海，众水渡南津”了。

在明淨的霞光里，我看到兩岸峭立的山峯，使这里正好变成了長江的瓶口，只要放下一座大壩，長江洪水便可尽入囊中。为了这个偉大理想，目前多少人为它工作着，思索着呵！於是我想到在武汉的談話；未来的三峡景象，不断地在我腦子里閃爍。显然，那些工程師們日夜思索的問題，他們的快乐和苦惱，也感染了我。

“黃牛呢？”我又問船長，开始想到了另外的事。

“也过来了！”他嘆一口气說，像是剛剛放下一件重活。“剛才車开到七百二，就是爬坡呀！”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方才的那一陣宁靜感觉，並不是完全出於想像。虽然現在坐的是輪船，“朝發黃牛”的感觉也还是体会到了；那怕是短短的一刹那，真也抵得上古人的“三朝三暮”*。

接着，陽光照到船头。時間是早晨，但这太陽却給人一种夕暮的感觉。看看罗盤，方知道船向北拐，陽光是从

* 黃牛，山名，在湖北宜昌境內，山勢甚高，又面臨長江極弯曲的一段，因而逆水上行的时候，船行数日，还能看見此山。故有“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之說。

右面来的。

浮在半山的薄霧，已升到山头，陽光充滿峽谷，江流和峭壁，都染上了一种橙紅色的光彩。原来兩岸的崇山峻嶺，在長江过处，俱如大斧劈断一般，插水接天，直上直下。滾滾江濤，像由半山傾瀉而来，在深山峽谷中，左冲右撞，夺路而走，真成了所謂“江水橫流”。加以磧灘礁石，橫梗江心，使水流如沸，激成無數漩渦，其中小者盈尺，大可徑丈，狀如漏斗，深不見底，虽是千吨輪船，也必須繞它而行！

船过茅坪，太平溪，美人沱，山勢稍緩，石呈疊狀，这便是在地質上称为黃陵大背斜的華崗片麻岩了。在这里，也正是理想的三峽樞紐之一。此时江中岸上，均有鑽机聳立，鑽机上的小小三角紅旗，在晨光中迎風招展。……彷彿只这一面小小的三角紅旗，便为这深山峽谷，滾滾江流，增加了無限生气。

在江心鑽探船的船尾上，正有一个年青的鑽探隊員，迎着朝陽做早操。我想像——也許就是这个充滿朝气的年青人的劳动，不久，会在这里开始偉大的工程，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三峽，在这里筑起攔江大壩，登山船閘，和巨大的电站。

古往今来，有多少詩人歌頌过三峽呵！他們歌頌了祖國的偉大山河，歌頌了这里堅苦卓絕的人民，歌頌了这里的美丽傳說和英雄故事！然而，如今不同了。更應該

歌頌的是現代！現代的人民，現代的生活——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科學的神奇的力量！

一整天，我帶着激越的想像走過了三峽，也瀏覽了三峽中的風景和古迹名勝——昭君村，女媧墓，屈原祠，神女廟，白帝城，等等。然而這一切，都因為那高聳的鑽機，鑽機上迎風招展的紅旗，和那站在鑽探船上做早操的年青人的形象，而顯得黯然失色了。在我的印象中，這成了三峽的最主要的特徵，使三峽變得生動而光明起來的力量。……

二 征服長江

在三峽築起大壩，攔蓄長江的洪水，並且利用它無限豐富的水能，發出用之不竭的電力——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

早在孫中山的“實業計劃”里，就提到過利用長江水利資源，大量製造氮肥的可能性；抗日戰爭以前，也有過有理想的工程師，來看過三峽，提出過在宜昌建立小型電站的建議；在抗日戰爭末期，美國出名的水利工程師薩凡奇，也曾看中了三峽，提出由美國投資，而用建成後的三峽所發電力的一半，在十五年內，每年製造出五百萬噸氮肥，廉價售予美國，做為投資的償還；來榨取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水利資源。

但是無論孙中山的計劃，工程師的理想，和美國人的如意算盤，都是無法實現的好夢。現在，當我們的國家進入社會主義時代，三峽的新的歷史時期也開始了。

一九五五年，國家有關部門的領導人員，曾同蘇聯專家一起察看了長江情況，提出了長江綜合利用的全面規劃方向，和當前的工作任務，預定在今年內首先完成規劃要點，並提出第一期工程的比較方案。現在，正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從上迄長江源頭的通天河，下到吳淞口入海處，長達五千多公里的長江兩岸，進行着巨大的工作……

五月間一個陰雨的早晨，我在武漢市邊緣區新建的一所紅色辦公大樓里，會見了長江水利委員會的負責人。

因為下雨，天有些涼，他披了一件黃色的薄呢軍大衣，伸出受過傷的手來和我握手。

“想去看看三峽么？”他看着介紹信，一面說。“這倒是一個很使詩人們感覺興趣的地方。”

他很隨便，很開朗，有些幽默，似乎仍然保持了一種軍人風度。於是我也開門見山地說道：

“但是，恐怕最有興趣的，還是你自己……”

“不只我自己。”他截斷我的話，同時笑了。但沉思了一下，他接着說：“難哪！我之有興趣，也許正因為它太難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以為只是一種普通的謙虛。但他立刻熟練地攤開一張“長江流域圖”，指着那條

橫貫祖國南部的藍色河流說：

“這就是長江。”順着他的手指，我一眼從青藏高原東北部，一直掃到吳淞口外藍色的海面上。

“長五千多公里，”他接着說。“流經九省，流域面積一百九拾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的五分之一；流域的農產量佔全國農產量的43%。流域人口兩億三千多萬，佔全國人口五分之二。年徑流量一萬億公方，等於二十五個黃河；水能蘊藏，根據已知的材料，可以發電一億四千萬瓩，相當於美國全部水能蘊藏量的百分之一百六十。現有的自然通航里程是五萬四千公里，佔全國水運年總量的75%。……至於長江流域的地下資源，那更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了！”

他一口氣說下來，最後想用一句帶有文學趣味的話來做結束。也許他覺得這些數目字對於我可能太枯燥；或者他覺得自己無意中透露了對長江的熱愛和驕矜心理，而有意的想把它沖淡。但是不論如何，這些數目字他一口氣說下來，不假思索，不查筆記，“如數家珍”一般，確也值得自豪呢！

“可是，”他沉思了一會，轉了話題，加進了一個在任何談話往往是極端重要的“但書”。“長江並不是一碗現成飯，可以端起來就吃的！”

他把手掌在長江下游兩岸的江漢平原上抹了一把，顯然有些激動地問道：

“你知道一九三一年的洪水嗎？淹沒面积是十万平方公里，耕地五千六百六十万亩，受災人口二千八百九十八万，其中死亡了十八万五千！損失按銀元計算，是十二亿八千万！”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茶。

“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呢？比一九三一年大得多！虽然被我們治伏了，但淹沒的面积还有一九三一年的三分之一！”

他站在桌子对面，身子傾向我，像是等待我的回答。而我，听着这些惊人的数字，對於他那微微有些激动的心里，發生了一种由衷的同情。我点点头，並且不知怎么，却嘆了一口氣。

他有些察覺了，似乎抱歉地笑了笑，然后把一只手掌在長江中段靠近下游的地方有力地砍下去。

“如果在这里放一座壩呢？”他說。

我欠起身来，看看地圖，他的手掌正像一座大壩，橫在三峡上。

“或者这里，这里。”

他把手掌連續向上游移动了兩下，那位置，是重庆和宜宾。

“当然，也可以考虑从支流上解决問題。例如，”他抬起那高壩似的手掌，用一个手指在長江中游从宜宾到汉口之間划了一个东西長的橢圓形的圈子。这个圈子里，

包括了岷江下游，嘉陵江下游，和沅水、資水、漢水等幾條長江最大的支流。

“或者，這樣，”他又把圈子縮小，在三峡到漢口之間的長江兩岸划了一個南北長的橢圓形的圈子，里面包括了干流的三峡，和支流的沅水和漢水。

“各種方案都可以考慮。”他爽朗地說，似乎準備隨時修改自己的意見。“但是，首先要考慮防洪；同時，發電、灌溉、通航等等。用最好的辦法，實現對長江的綜合利用。”

他說最後這四個字的時候，好像旁邊都加了重點，一字一頓。

“這樣，”他又把那只高壩似的手掌放在三峡上。“如果大壩修在這裡，會給我們的國家帶來多大利益！”

他用一種驚嘆的口氣提出問題，望着我。我發現，他的眼睛忽然透過眼鏡發出光來。

“長江洪水問題可以根本解決了。”他接着說，聲音是平靜而樂觀的。“萬噸輪船能夠終年直航重慶，長江洪水能夠經過漢江、淮河、黃河，而灌溉華北；更重要的，它能夠發電一千五百億度！就是說，按工作能量計算，相當於我國全部人口的勞動力增加了一倍！”

他說得那麼樂觀，自信，像是充滿了熱情的幻想。但對於我，這樣大的數目字，頭腦里是缺乏具體觀念的。

他大約看出了這一點，接着說：

“當然，這在目前，還是一個理想，一個計劃。畢竟，

它太大了，太集中了，工程需要的時間也太長了，而且這在規模和技術上，都是世界性的，沒有前例可援的。這樣，就使我們碰到了不僅是極端困難的技術問題，而且涉及極為複雜的經濟問題。”

他停下來，沉思了一會，帶着一種自言自語般的探索的口气問道：

“比方，在相當長的施工期間，如何提前發電，來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呢？如何在施工中間，不致中斷這佔全國水運四分之三的長江航運呢？……這對於三峽方案，是具有決定性的前提條件……”

談話停頓下來。我也被這些在我聽來差不多有些神祕的問題吸引了；和他一起，陷入沉思里。好半天，我們誰也不說話；彷彿這時候有什麼聲音，就會妨礙對這些問題的合理思索似的。

就這樣沉默着，直到我吸完了一支煙，他喝光了一杯茶，才慢慢把茶杯推開，帶着一絲苦笑向我問道：

“你知道創造性是怎么來的？”

我望望他那削瘦的、帶眼鏡的臉，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沒有作聲。接着，他說下去：

“一種，是在勞動過程中無意發現的；而另一種，是在有意識地克服困難中產生的。”

說完了，他慢慢站起來，開始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又陷入深深的思索里。顯然，方才的話，不是對我，而是對

他自己說的。

但是不知怎么，這話却對我產生了這樣一種力量：不是對這個人，而是對長江本身，發生了深深的同情……

也許他覺得自己無意中說出了心里的祕密，有些不好意思。忽然走到我面前，伸出他那受傷的手說：

“你还是去看看三峽吧！那里的壯麗的河山，古迹名勝，比起這些傷腦筋的問題來，也許會使你更感興趣些。現在，我們正有一個專家查勘隊，就要出發了。”

三 在江水匯流的地方

於是，我隨同一個由中國水利工程師和蘇聯水工專家組成的查勘隊在長江上行進。

早晨，船從上游一個城市的碼頭開出，向下游行駛。天剛剛亮，江面上淡淡的薄霧正在升起；岷江的清清的江水，載着這只不大的、干淨的客輪，無聲地順水滑行。

“昨天以前，看的還都是支流樞紐；從今天起，我們是在干流上了。”

船頭上站的李工程師，對一位和他並肩站在一起的蘇聯水工總體專家說。專家只點了點頭，沒有說話。看起來，他正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江面上的什麼東西。

這個查勘隊已經走了許多路。他們從成都出發，先到灌縣，參觀了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这給人一种印象：彷彿是說，既然我們的祖先，在那样的条件下，还能够鑿“离堆”而导岷江，治伏了沫水，灌溉了川西平原的千里沃野，使之成为“天府之国”，那么，在我們的时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来呢？

然后，查勘队又經新津，过彭山、眉山、夾江，到乐山，在九頂山上，观看了大渡河与岷江会流的情形；再到五通、犍为，察看了支流樞紐上的两个壩址，才到了这个岷江与金沙江匯流的城市。

这时，右岸忽然开朗，透出一片像彩緞一般的明亮的天空。同时，水声大作，船迎着水声駛去。

可以看到，在那彩緞一般的明亮的天空下，从一条深長峡谷里涌出一团像朝霞一般橙紅色的云雾，籠罩着滾滾流动的赤金般的金沙江水；那水势如万馬奔騰，冲入岷江中来。

“金沙江！”

專家忽然兴奋地用不完全准确的發音讀出这个字来。显然，他老早等待的，就是这个了。

“这才算是看到了長江！”

他接着說，臉上帶着孩子般的兴奋的笑容。同时轉过头来，看看李工程师。

李工程师会意地笑了，点点头，用手指向江面說：

“看，金沙江在切夺岷江了。”

果然，金沙江的赤金般的江水，以一种激情的力量，

冲入那綠得像碧玉一般的岷江中来。於是紅得像赤金的金沙江水,和綠得像碧玉般的岷江江水,在江心中互相冲击,互相夾纏,互相擁抱,凝成一串紅綠相間的圓形的圖案,滾動着,旋轉着,向下游流去。

船追逐着这些美丽的圖案,急速地行駛。船头上的苏联專家和中国工程師們,都目不轉睛地凝望着這兩江匯流的奇景……这就是長江,这紅綠相間的滾滾流動的圖案,使人覺得長江就像是金玉鑄成的。

順着長江,船轉了一个弯,駛进一条峡谷中,峡谷中的江水帶着喘息奔流着,兩岸的高山把天空遮得像一条線;当船駛出峡谷时,太陽出来了,船在靠左岸的一个不太陡峭的山坡前抛了錨。

查勘队上岸了。高个子、上了年紀的專家組長(他本身是測量專家)首先跑上山去,原来山头上正有一个測量队在工作,他跑上去問了几句什么,便也站在山上用望远鏡了望起来。

和李工程師一起的水工总体專家,却沿半山上的一条山路向上游走去。年老的、胖胖的施工專家,同了一个中国工程師和一个翻譯去看施工場地;电气專家、船閘專家,和隧洞專家,各同自己的專業工程師分別去进行活动;只有高个子的大型混凝土高壩專家,一个人站在岸边看圖紙,边看边在圖紙上画,好像壩就要在那里出現似的。造价專家——一个幽默的烏克蘭人,同着他的女翻